



新世纪作家文丛
第二辑

国王的血

GUOWANG DE XUE

他呆坐着，坐着坐着就看见梦一样不真实的片段

须一瓜 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三辑

国王的血

GUOWANG DE XUE

须一瓜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王的血 / 须一瓜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3

(新世纪作家文丛. 第二辑)
ISBN 978-7-5354-8564-9

I. ①国… II. ①须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1977 号

责任编辑: 曾 莉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闰江文化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 印张: 12.6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05 千字

定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 Contents

- 001 智齿阻生
- 030 灰 鲸
- 058 西风的话
- 103 肝病嫌疑人
- 138 一个用心筹备的邂逅
- 154 国王的血
- 172 丰满的一天
- 198 少许是多少？
- 219 火车火车 你娶老婆没有
- 256 我的太阳
- 282 水底的红痣女孩
- 299 04：22分 谁打出了电话？
- 346 梦想：关于城市精英
- 374 “废人”的世界——须一瓜小说论/陈思
- 391 创作年表

智齿阻生

你在哪儿，老大？

接电话的人没有回答，但对方听到了一声轻微的、牙缝吸气的声音。

兄弟我不是要走了吗，还是见见吧老大！

被电话里的人叫老大的人，还是沉默。他自己也清楚，无论黑道白道，他都不是什么老大。可是对方这么叫，他从来没有制止过。老大，听起来舒服，至少不反感，有一点戏谑又透着那么一些尊崇，模模糊糊地还让人感觉好像有多少马仔供自己驱使一样。

牙还疼是吧，电话里的人体贴地说，不然我带你去找个医生吧？

接电话的人，肿着半边脸，半秃的眉毛锁着，木然地看着白色门柱外的雨。这是酒店大堂，一个面对一中学校大门的度假大酒店，隔着旋转玻璃门，能看到外面被大雨激腾起的雾气。打电话的人，这几天都在约接电话的人：一起去晨白山骑个马吧？一起吃宫秘私房菜？我们去葡萄山麓的私人会所喝点新茶？说的都不是轩昂张扬的公共空间，但接电话的人一律拒绝了。现在，这么大的雨，对方还在约。

他一口回绝，说，谢了。

啊——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命。对方说，老大你在哪儿，我过来吧？

改日吧，我很难受。他说着，把电话挂了。

对方心细，听到他牙疼的嘶嘶声。

吃了止痛药，可是不太管用。他在这里等候中考的女儿，说好的，考完接她回家，回她外婆家。实际上，临中考这两个多月，妻子和女儿都住在外婆家。昨天考一天，都是他妻子在这里送接等候，今天上午她命令他来，因为她有个重要接待。

电话又在沙发上响了，他瞟了一眼，不接。还是刚刚那个人。他一直知道这个人拿他当恩人看，他自己也觉得是恩人，如果不是他，这个人就有至少三年的牢狱之灾。是他找到了那个人最重要的一批发票。所以，不搭理他、怠慢他，不仅是可以的，而且心里还有些施恩不图报的美德享受。这个免去牢狱之灾的人，是个道上的狐狸。做什么事都很上心，待人接物，分寸感极好。就是有那么一种人，你知道他是个做人技术派，不是天性宽厚诚挚的善胚，但是，最多你会不喜欢、不亲近他们，但绝对不会讨厌他们。打电话的人，就是这类人。

昨天一夜他翻来覆去牙疼得冒汗，过去牙疼发作时的剩药、新旧偏方他都用了。包括含新癘片、咬生姜片、漱一比五的味精水。都没有用。今天他一早奔口腔医院，居然忘了是周日。那里只有看上去像实习生冒牌的值班医生。他说要找戚医生，那个受到轻视的年轻的值班医生，用讥讽的表情说，你去啊。

她在哪间？他捧着半边浮肿的脸说。

年轻医生斜睨着他不对称的滑稽腮帮子，用说不清是悲天悯人还是幸灾乐祸的轻慢语气说，哪里发财就在哪里。

退休了？

小牙医懒得再回答。他捧着阵阵剧痛的脸，昏昏沉沉地盯着年轻医生老半天，最后说，那个，喂，我忘了带她电话，你给我吧……

值班医生发出模糊的“切”的声音，把手机放进白大褂口袋，走了

出去。

剧烈的疼痛使他明显反应迟钝下来，他干瞪着扬长而去的值班医生背影好一会儿，直到那小牙医快拐弯，他才急呼：喂！你得帮我止个疼啊——

值班医生并没有回头，他当然听到了身后病人破败的呼喊。一个提着拖把拖桶的保洁人员，驻足，对他慈爱有加地笑了笑。仿佛是帮他确认被医生抛弃的事实。他和保洁员互眨着眼睛，觉得该死的牙齿真是痛不可当，连眨眼睛都痛，简直恨不得这半边脸都劈了，把那颗牙像抠烂瓜子一样抠掉。那个像实习生的家伙出来了，还把步态弄得飘而不逸我见犹怜，而且那额前的头发，明显是在洗手间用水收拾过。

病人捧着稀烂发烫的腮帮子，又小心地跟那小医生重新回到他办公室。

快来个止痛针吧……

值班医生说，没用。

必须立竿见影，我——

谁那么神找谁去啊。

你他妈的！他并没有说出口，出口的只有“你”一个字，那小医生掏出了手机。他看出小牙医完全是无聊翻看，并非有电话或短信要处理。我操！他在心里骂道，操你祖宗一百代！一万代！这样暴戾的咒骂，在他吞服了止疼片，回到自己的汽车上后，才觉得有点可笑，不过他也没有笑出来，只是腹腔抖了一下。操人家万代祖宗，真是气贯长虹呢。他平时不怎么说粗话的，可见牙疼的确使人癫狂。

二

车停在口腔医院简陋的停车场里。从右侧飘进来的雨，把右侧前后坐垫都打潮了，灰色的旧绒布座套，湿了后看上去更脏。雨越来越大了，这辆十多年的老车，现在发出像人久未洗澡后的臭气。他自己也淋湿了。雨

越来越大，好在新换的雨刮器咕、咕、咕地还刮得很有力。他把车开到那个叫唯德大酒店的后面的停车场，然后狂奔进大堂。今天是女儿中考的最后一天，说好他今天负责接她，而且他主动承诺说，下午考完后，他要带她去吃日本料理。这个喜欢漫画的女儿，似乎喜欢一切和日本有关的东西。学习成绩中下，偏偏个性嚣张强势，在学校还很有人气。她从不佩服这个当检察官的父亲，她在任何场合都喜欢谴责父亲的毛病：我就是像他，才这么难看！小时候这么说，大人都哈哈笑；现在眼看已经一米五的大人身板了，她再这么苦大仇深地揭批，很多人就干笑，或者假装没听到。小丫头经常让他难堪，他的丑，他怕黑，都被她随口讥讽嘲笑。如果这个丫头不是自己亲生女儿，他觉得真是眼不见为净。

大堂里已经集聚了很多学生家长。潮乎乎、臭烘烘的。他到西面咖啡座里，要了一杯咖啡。他并不喝，即使不牙疼，他也不太喝咖啡。那个长得像实习生的值班医生，开出来的止疼片，终于开始奏效，让他觉得牙疼在缓和。但他还是不信任那个家伙。刚才他让他张嘴，在他的牙齿上敲击半天，最后竟然对第七颗、还是第八颗牙齿疼痛沉吟不已，看上去有点装模作样，但他一眼就看出那小混蛋是真的犹豫不决。医生怎能这样呢？先说是第七颗，后来又怀疑第八颗，后来又回到第七颗。没事！那家伙最后兀自如释重负地说，反正怎么的也得消炎后才能拔牙。他的意思是——显然还有足够的时间，判断哪个是真正的坏牙。但这么一来，他心里就更加肯定要找到戚医生。小牙医末了还是告诉他，戚医生在他们家的竹园小区门口开了一个老牙医诊所。连有医保的病人都被拉了好多过去。从他落座的咖啡座这个角度，可以看到对面学校大门这一边的围墙。虽然雨雾迷蒙，那爬满了茂盛的紫红色三角梅的围墙，依然鲜艳夺目。他想他距离那墙越近越好。等考试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就能看到学生们陆陆续续从大门里出来。他脑海里一下就出现那些学生的样子，长侬侬的蓝白色涤纶校服，衣长过臀、袖长过掌，男生女生们好像都刻意把自己穿成软面条一样的人儿，他们三三两两，有气无力，太监一样走过那四季青葱茂盛的围墙。以前他接晚自习的丫头时，就会把车停在靠围墙那边的马路边。他一

一般都坐在车里等。有一天，一个交警过来赳赳敲窗汹汹敬礼，令走神的他大吃一惊。警察命令他马上开走。正好女儿到了车前。丫头灵活的小眼睛笑咪咪的，还冲警察比画了剪刀手。

一进车门，丫头说，切！大水冲倒龙王庙！

什么？

小丫头说，为什么你总开这辆破车？

办案方便啊。

你就活该！丫头又说，人家王丽君爸爸，至少把警帽、警灯放在车上来着。一看就是自己人！

这个又丑又厉害的小丫头像谁？老婆说，和你一个模子出来，你想赖谁？

她咄咄逼人的劲头，是翻足了她妈妈的模。

——爸爸，你不敢关灯睡觉？

——哈哈爸爸，原来你比我还怕黑？

——你怕魔鬼！你怕黑！

那时小家伙才四五岁。这些，在当时总是很令他尴尬气恼。这当然是老婆告诉小孩子的。倒是真话，是大实话，他也无可分辩。可是，他就是听了不舒服。

结婚的那个晚上，老婆伸手关灯，他把她拦住了：别！开着吧。

老婆干瞪着漂亮的杏眼：不是……都……我们还不睡吗？

我们开灯睡吧。

开灯睡？老婆几乎喊出来了：那谁睡得着？

我都是这样的……

天哪！你怕黑？

我只是喜欢亮着睡觉。

天哪我的天！你是男人啊！

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……快睡吧。

老婆还是鱼跃似的把灯关了，他也没有再坚持。但老婆后来就发现，

他决不走没有灯光的夜路；独自在家灯光一定要亮到天亮；有一次楼道灯坏了，他半夜出差回来，在楼下打老婆电话，要她带个电筒下来。老婆一听气不打一处来。楼道固然黑，女人的直觉明白，他哪里是要手电，实际就是害怕得想让她下去接他，想让她陪着好安心走上四楼。老婆不愿离开热被窝，在被窝里大声羞辱他、痛骂他、讥笑他。和过去一样，他从不分辩，他沉默。骂够了，老婆下去，气急败坏地把他领上楼。

老婆说，到底为什么呢？

他回答不出来。他说，从小我就喜欢亮。

从小你就怕黑！老婆犀利纠正。

老婆说，除了怕黑你还怕什么？

好像没有了。

你怕黑里面的什么呢？

我不知道……不踏实吧，因为看不到，心里就不踏实。

我们都看不到啊，可是我们知道黑暗中，没有可怕的东西。所以，我们都很安心。

谈话一般到这里，他就沉默了。老婆往往会穷追猛打：你肯定是认为黑暗中有东西是不是？小时候，你外婆是不是给你讲了太多鬼故事？还有，老婆会说，当年看你稳重安静，还下水救过人，我们全家都以为你是个大男人。所以你丑也没人计较了。没想到，你是个骗子！找你这样的老公，真是太可笑了！

从小牙尖嘴利的女儿，从会走路起，就看清家里的形势，就会时不时地帮腔她妈妈。老婆后来都是和丫头一起关灯睡。半夜起夜的丫头，居然两三次溜到他房间，恶作剧地悄悄替他关掉台灯。有一阵子，他很不愿意带那个刻薄的小话痨去单位、同学聚会什么的。初三下学期，妻子最终带着丫头去她妈妈家住时，丫头最后的告别竟然是，老爸，要是你晚上害怕得发抖，我们就还回来陪你住哈。俩大人并没有离婚，生活上需要互助的方面很多。按他们现在的关系，互助起来也很自然。老婆过来取衣物什么的，会帮他收拾清洁屋子，甚至还会给他煲个汤。有时也留下来一起吃个

饭。上个月还特意过来，拉他一起去听了个留学澳洲的出国讲座咨询。他本来不想去的，一年几十万对他来说负担太重，丫头又明显不是读书的料，没必要凑这个热闹。但是，老婆说，听听又怎么啦？喂！见多识广不好吗？看我们同学同事，看你自己的同学朋友，现在还有多少人家的孩子留在国内！你以为出国还是多么不得了的事吗？

三

私家牙医戚医生应该没有周末的。可是，即使今天女儿不中考，他去了恐怕也是解决不了牙齿问题。小牙医说的没错，炎症期间，肯定没人给你拔牙。

独自坐在宾馆大堂的咖啡座里，他一直担心着止痛片会不会很快失效。一琢磨这个问题，感觉那牙疼就明显起来。他强迫自己不要再想牙齿的问题。熬过这两天，一定去看戚医生。有多久没有看到戚医生了，很久了。第一颗智齿作乱的时候，是丫头三四岁的时候。他把她儿子杀了。那儿子非常帅，剑眉下一对黑眼珠，每时每刻都在骨碌碌地转，所有的检察官都认为，那家伙第一眼让人眼睛一亮，可是，只要看他第二眼基本人人就来气。有种人就是这样，五官俊秀都遮掩不了一股贼气。贪污了十五万，这个贱骨头，竟然把所有非法所得，用来吃喝嫖赌挥霍一空。当时和他搭档的检察官，其实平时还都有些同情孝子的习性，小子你如果把贪污的钱都孝敬了父母，老子也未必杀你。贼骨头的父亲是个身体不好的大学教授，母亲是个医生。处决的时候，没有通知让那父母看儿子最后一面，最后，他看到父母互相扶持着跪在那里，在等接儿子的骨灰。突然地，他就看不下去，赶紧扭头走开了。那是他第一次见到那对夫妻，他们夫妻跪在地上等接儿子骨灰的样子，仿佛就像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。其实，他们不过五十多岁。那个母亲干瘦而端丽。那个被枪毙的小子，很像他妈妈。

那天回到办公室，搭档在泡功夫茶。他脱制服的时候自言自语般地说，我们真的应该把那小子杀了是吧。

搭档专注泡茶，仿佛没有听到。但是，那天下班，他们一起走下办公大楼的时候，搭档突然说，法律规定如此，十万以上可杀。所有程序合法。法院判决无懈可击。但是，他扭头看搭档，说，如果我们公诉词写好一点，判个缓刑是不是也可能？

你看到他父母去领骨灰了？搭档一针见血。

好一会儿后，搭档说，那小子还有个姐姐。去年秋天，也是这季节，他姐姐在拍婚纱的路上，死于车祸。

两人都不再说话，走完办公楼外大楼梯，各自散去。

大约一年后，他因为牙疼，意外再见了那小子的干瘦端丽的母亲，也就是戚医生。认出她之后，他挂了她的专家号。但她始终好像不认识他。当时，是他牙疼第一次发作。

阻生智齿，要拔了。她说。她说话轻柔绵软，还有气血不足似的缓慢拖拉。他想到她那个帅儿子，认为这个声音应该是属于非常溺爱儿子的母亲特有的。毫无原则，宽柔无边。她说比较长的话的时候，你感觉她仿佛在上楼梯需要歇换气。戚医生说，你看喏，它横着长，顶到了它前面的邻牙。它在你颌骨内，是歪的，永远不能萌出到正常的咬合位置。这种牙的牙龈常常会发炎、疼痛，甚至全身发烧，颌下淋巴肿大。还会引起邻牙龋坏、松动、牙槽骨吸收等症状。所以——

他替她快速地说，得拔掉。

那次拔牙用了近一个小时，瘦弱的戚医生拔得一头大汗。嗯，你可能要肿胀比较长时间。临走，戚医生慢吞吞地交了几条注意事项：一小时内，所有的血水、口水都要吞下，不可漱口，以帮助血液凝结，伤口复原；回家以后，前两天需要冰敷，两天后再不舒适，则用热敷；如果有发烧现象，第二天可请假休息……

那颗智齿拔掉后，他整整疼了两天。本来，上过智齿课，他请求干脆两边智齿都一起拔了，这样可以节省一次拔牙疼痛。因为，左边也都有发作过的。检查之后，戚医生同意他的看法，确认那里是有一颗同样的阻生智齿，是个大隐患。但是，她不给他拔了。理由是：同时麻醉两边（口腔

医生称为下牙槽阻滞麻醉)，是非常不好的做法，因为整个下颌麻醉后，你会容易咬颊咬舌，甚至在睡眠中，可能发生舌后坠引起的窒息。

戚医生慢悠悠地说，过一个月后再来吧。

结果，这一个医约，相距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年。现在，他左边的智齿彻底疯狂了。从周三以来，他几乎被摧毁了。他想起了戚医生。

四

爸，我现在才明白鲁迅为什么说——救救孩子。

他看着丫头。小丫头使用了凝重语气，这是一种要让你注意她将“很有见地”说话的语调。他附和着但含糊地点了头。父女俩面对面，吃着酒店的商务套餐。牙疼着，他基本吃不了任何东西。因为脸肿，张口说话也费力，所以，他基本不说什么。更重要的是，老婆再三叮嘱，考完不许问孩子任何方面的考试情况。务必让她轻松点，因为下午还要考英语。千万别给她压力。

临近考试结束时间，雨变小了。他看着紫红色三角梅怒放的考场白色围墙，许多孩子从那里散出来，有的跳跃着出来奔向父母，有的看起来心事重重。他猜丫头应该是沮丧万分的样子，因为这人的学习成绩一贯不太好，临考前一个月，照样打游戏机，照样和那些成绩中下游的同学K歌、追星。那个他每次听完必定马上就忘掉名字的什么台湾歌星，两千八的贵宾席票，他迫于无奈，找人讨要给了她两张，她和同学欢天喜地地去了。用老婆的话是，大考大放松，轻装好上阵。他心里知道，这不是个读书的货，她能进了二流高中就很好了，可没想到，在那些出考场的学生堆里，她居然是最喜乐的考主之一，一路都见她嬉皮笑脸地和同学、甚至同学的父母打招呼。不知怎的，他一眼洞穿了她的夸张欢庆。他快速买了单，打她电话，她正好打进来。

按计划送她回她外婆家，好午休一下，把下午的英语考完，晚上他请她吃日本料理。外婆那边，也按报纸教的中考菜谱，精心准备了清淡营养

的考试午餐。但是，一拉车门，小丫头说，哎呀，这破车怎么又湿又臭嘛！真是。

他边发动，边叮嘱她坐干燥的左边。小丫头突然说，熄火吧老爸，我们就在德唯吃个商务套餐，稍微休息一会儿考完拉倒啦。不等他反应，她又说，其实，无所谓啦。

他不懂她的无所谓指什么。应该是指临时抱佛脚，改变不了什么。

你外婆那边……

我跟她说好啦。反正，我不想在路上折腾来去了。很多同学也在酒店开房休息。我们就随便吃个酒店简餐吧。

她要了份牛排套餐，给他点了份鳗鱼饭。看得出来，她的胃口并不好，她在硬撑着快活与淡定。你看吧老爸，我们这一代算是完啦。你看，哪一个学生脸上没有眼镜？百分之九九点九的眼镜！都是教育制度迫害出来的。我们都是被毒害被扭曲的花朵，是畸形儿。你知道吗？这制度在吃掉我们，吃我们的眼睛，吃我们的骨头，吃我们的头脑。它在吃掉中国的未来！

不知怎么，他笑出声了。这个考场小混蛋，突然发表这个思想，怎么看都有点滑稽。

你笑什么？

突然觉得你长大了，深刻了。

小丫头狐疑地审视父亲，最后也笑了，开始大口嚼牛排。牛排似乎没有咬烂，她硬吞了下去。然后，她说，妈妈说，你一贯学习成绩很好，但你上名牌大学，并不等于你没有受到中国教育的荼毒。我知道你的毛病。嘿嘿。但是，老爸，你还是很了不起的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检察官。

他开始警惕她的马屁了。果然，小丫头说，学习方面，老妈说，我没有遗传你。所以，我明显会被这个万恶的教育制度先害死。挣扎不出来嘛。所以啦，老爸，救救孩子！

他有准备小混蛋要图穷匕首见了，但是，直到这里，他还以为，她是打招呼，万一她考不好，他得动用关系，帮她弄进个离家近点的、不太糟

糕的高中。所以，他笑了一下。肿着的胖脸，使他的笑格外艰难而虚假，他还感到牙疼开始发起冲锋了。他必须强制自己把鳗鱼饭吃掉，然后，赶紧吃止疼药。

小丫头说，鲁迅真的很伟大，老爸！

他大口吃饭。

下午我就是考满分，也挽救不了倒霉的命运——老爸，我要出国！

他差点就被噎住了。

我要去美国读书！

他看着她。大家都在反抗这个教育制度。王宇浩家庭条件比我们差吧？沈嘉嘉还是单亲家庭，万翱翔他家……

这是你妈的意思？

大家都这么想啊！说实话，就是我考到一中，我还是想走。我才不要被扭曲，早走精神早健康。我需要一个健康人生。就这样！

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他问，你不是突然决定的吧？你真要——出国留学？

孩子点头。老爸，你懂的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我相信我到国外，各方面发展都会比在国内好。

是，你也许可以进入美国总统竞选班底。他并没有开口，他觉得牙痛排山倒海地袭来，他简直想号叫几声。脑海里又闪过一句什么很恰当的话，但稍纵即逝。牙疼的确使他迟钝。他看了那个气宇轩昂的小脸半天，终是无语，最后竟是急急忙忙地掏出止疼药片结束。就着颇烫的水，他飞快地吞了下去。

等我在外面过好了，我会把你们都接出去，去养老，这样你也脱离苦海了。你给我一个健康青春，我还你一个安逸老年。合算！“墨鱼粗面”有一次还说，他舅舅说的——在美国拔牙一点都不痛……

他走神了，他看到大堂旋转门那儿，一个熟人正向他走来。就是早上打了几个电话、约见面的人。

五

你还真在这儿呀老大。

他有点愕然。那人在小丫头一侧的火车座上坐下，同时微笑着歪着头看小丫头。眼光里很是欣喜。叔叔好！小丫头很灵活，随即把自己的盘子移开，方便叔叔放手机车钥匙。叔叔说，要升初中了吧？在哪个小学？

嘻，人家今天中考！小丫头说，我长不高，就是因为像他！

丫头指向父亲，手臂伸直得像一根长矛。叔叔大笑，随即关切地转脸端详他：天，脸都肿了？我同学的弟弟，是个好牙医……

他摇头，看着女儿，他说，你要午休一下吗？那样下午考试会精神一点。

那人说，等等！稍等！他站起来招手。一个酒店大堂经理模样的黑西装快步过来。

给我一间午休房。他说。

对不起，标房早都订光了。大堂经理彬彬有礼地说。

那就套房。你给你们老板魏姐去个电话，说四海的四哥已经在这里。要不，我自己打，你马上去给我张罗好。要安静点的，上一份果盘——怎么？是魏姐叫我来的！还不快去！

大堂经理到底被来人的气势震慑，哈腰转身而去。

那个叫四哥的人边打电话边移步走开。丫头和父亲对看着。父亲说，真不回外婆家？

这点时间还不够路上来回呢！

那……在这休息一会儿？手机要记得调闹钟。

你不跟我去？

你先睡。叔叔找我肯定有事。

那我说的话，你可要记得！

他看着她，他知道她是说出国读高中的事。他没有回答。

丫头站起来的时候，突然拍了他的肩膀一下，撒娇耍横的样子，倒也可爱天真。他笑了，说，先安心考试。这事我们慢慢商量。

四哥笑咪咪地回到座位，摇头叹息说，害我一通好找。没想到你竟然在这里当好爸爸。魏姐说看到你了，我还不相信。她要送朋友去机场，觉得你和她不熟，又怕你有公干在身，所以没敢过来打搅……

他根本不记得有叫什么魏姐的人。即使牙不痛，他也不想问谁是魏姐。

那可是个嚣张茂盛的女人。叫四海的人，脸上出现一种类似向往的又迷惑性的笑容，他说，她是因为她闺蜜的事，一直敬你十分的。可惜，我们多次邀你，你都不赏脸。

他还是默然。这当然是一个收获颂扬的话题，但他还是不想跳进这个温泉。他说，有事？

没事就不能找老大了？呵呵。叫四哥的人说，也算有事吧，老哥，我后天去新疆阿勒泰，几个朋友在那里搞金矿。这一去恐怕要很久，所以想和你告个别，以前都是老大关照我——

不过是公事公办。他不领这个情。

叫四哥的人笑着：我心里有数，老哥。没有你，我早玩完了。你是我们褚氏家族的大恩人。

他注意到，他把老大换老哥了，他提到了褚氏家族。他愣了一下，四哥捕捉到了，呵呵一笑：贱内姓褚。岳父大人、两个舅爷，谁不夸你做人过关。哥，你在江湖上，就是人人心底敬重的大侠啊！

他觉得这家伙在夸大其词。他和他姻亲们八竿子也打不到，算是哪儿跟哪儿！但他懒得追问，没那个心思，牙疼张嘴也困难。那个叫四哥的家伙，毫不受他暗淡麻木的表情影响，依然春风满怀的样子。他把两块长圆形的车钥匙掏出来，推到他面前。他一眼就看到钥匙上的四个环。哥，我这一去，一年半载回不来，就是偶尔回来，公司里车也有的用。这车才跑一万多公里，车行朋友说，车不开，容易坏。你呢，就不要开你那个破车了。帮我照顾它吧！加油卡在驾座遮阳板上，大概剩两万不到了吧，用没